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寓意与足少阴经 功能相关理论渊源再探*

李建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北京 100039

摘要:肾主藏精,其作用如《道德经》宇宙论意义上的“道”,是生命之源泉。肾主水,有“道”之“柔顺”“为雌”之“德”,《黄帝内经》“二阴为雌”理论源于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德”生万物的不同阶段,黄老学派称之为“刑德相辅”,在天文历法中深化为天体左右旋运动的“雌雄”理论。《黄帝内经》之“藏德”即“刑德相辅”中之用“刑”,“七月少阴申”理论亦与之相关。老庄哲学认为,精为形之根本,一气相连,《黄帝内经》天之精与地之形以气贯通的认识源于此。结合老庄对“真”的认识,这个能贯通人体形、精的“气”即《黄帝内经》说的“真气”。《黄帝内经》提示从“恬淡虚无”到“真气从之”的中间环节还有“呼吸微徐”,神仙家将“恬淡虚无”称作“为宾”,“呼吸微徐”则称作“调息”,而心君“为宾”后“真气从之”布散于形体而“阳气固”的状态喻作“筑城”。筑城必先筑地基,故“真气从之”前的“调息”称作“筑基”。维脉“金门穴”“筑宾穴”的命名,以及中医对维脉功能的认识有其天文历法理论背景,实则源于上述道家学说,然追本溯源,彩陶盆口沿四维处“癸”字符号寓意为其滥觞。

关键词:足少阴肾经;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

DOI:10.16368/j.issn.1674-8999.2024.10.338

中图分类号:R2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999(2024)10-2068-08

Re-exploration of Implied Meaning of Painted Pottery Basin with Fish Pattern and Human Face in Yangshao Culture and Theoretical Origin of Its Correlation with Foot Shaoyin Meridian Function

LI Jianyu

The Fifth Medical Center of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China 100039

Abstract: The Kidney functions in maintaining Essence, which is the source of life, and its role is like the "Tao" in the cosmological sense of the *Tao Te Ching*. Kidney belongs to Water element, which has the "virtue" of "mildness" and "femina", and the theory of "Er Yin (Foot Shaoyin Kidney meridian) Wei Ci (femina)" in *Huang Di Nei Jing* originates from this. Being born in spring, growing in summer, declining in autumn and storing in winter are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virtue" giving birth to all things, which is called "Xing De Xiang Fu" by the Huang Lao school of Taoism. It developed into the "male and female" theory of left and right rotation of celestial bodies in the astronomical calendar. In *Huang Di Nei Jing*, "Cang De" means applying "Xing" in "Xing De Xiang Fu", and the theory of "July Shaoyin Shen" is also related to it. In Lao Zhuang philosophy, it is believed that Essence is the root of the Form, both are connected by Qi,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Heaven and the Form of the Earth are connected by Qi in *Huang Di Nei Jing* originates from this. Combined with Lao Zhuang's understanding of "Zhen (Truth)", this "Qi" that can connect the Form and Essence of the human body is the "Zhen Qi" in *Huang Di Nei Jing*. In *Huang Di Nei J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also "Hu Xi Wei Xu (breathing gently and slowly)" in the middle between "Tian Dan Xu Wu" to "Zhen Qi Cong Zhi", "Tian Dan Xu Wu" is called "Wei Bin" by the immortals and "Hu Xi Wei Xu" is called "Tiao Xi". After the Heart "Wei Bin", "Zhen Qi Cong Zhi" and spreads

throughout the body and Yang Qi is strengthened, which is called "Zhu Cheng (to build the city)". Foundation is constructed before building the city, so "Tiao Xi", which is before "Zhen Qi Cong Zhi", is called "Zhu Ji". The naming of the Weimai meridian such as "Jinmen Acupoint" and "Zhubin Acupoint", as well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the Weimai meridi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ve their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n the astronomical calendar,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Taoist doctrine. However,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 the Chinese symbol character of "Gui (癸, meaning Water)" along the four-dimensional place of the mouth of Painted Pottery Basin means the beginning of all the theories proposed in lat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foot Shaoyin Kidney meridian; Painted Pottery Basin with Fish Pattern and Human Face; Yangshao culture; *Huang Di Nei Jing*; *Tao Te Ching*; *Chuang Tzu*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口沿所绘“米”字状纹“癸”的寓意与《黄帝内经》描述肾和足少阴肾经功能的相关理论有着深厚渊源,彩陶盆口沿“米”字状纹“癸”在四维处,寓意以水平定地平之“癸主水土平”是筑建房室的基础,而“癸主水土平”也是确定四时的基础,即“地平天成”^[1]。人体的阴维脉发于足少阴肾经的筑宾穴,筑宾穴之“筑”可能于筑建相关;阳维脉发于足太阳经金门穴,膀胱为“州都之官”,足太阳膀胱经被称为“一身之藩篱”“六经之藩篱”,在人体起着边防重镇一样的屏障作用^[2],故金门穴很可能取义于“固若金汤”之义,亦与筑建之事理相关。这是否与彩陶盆口沿“米”字状纹“癸”在四维处之寓意有着渊源关系?维脉是否与“癸主水土平”后的“地平天成”相关?笔者论述如下。

1 《道德经》之“道德”与《黄帝内经》“肾藏精”

1.1 宇宙论之“道”与本体论之“道” 道家学说《道德经》的“道”有多重义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指宇宙论意义上的“道”是实体,为万物之源。而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道”不可言说,即“道可道非常道”。不可言说的“道”,“内附于万物,落实到物界,作用于人生,便可称它为‘德’”^[3],故“道”是体,“德”是“道”之用,是“道”的呈现。“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亨之毒之,养之覆之”,呈现出来的“德”是万物长久的基础。

《道德经》认为,凡是“无为”“守静”“处下”“容下”“柔弱”“不争”“为雌”“守雌”等都可作为人类行为准则“道”的表现——“德”。水有谦下不争之性,最符合“雌”“慈”“柔”“弱”等对“德”的形容,“道”虽不可言说,但可以通过水之德来立象尽意,在这个意义上水基本接近“道”了,故《道德经》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1.2 “上善若水”与“肾主水” 《黄帝内经》属黄老学派,肾藏精、主水理论便体现了肾在人体有《道

德经》“道”一样的作用。首先,肾藏精,为先天之本,“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父母之肾精如同宇宙论意义上的“道”,是每个人生命之源泉。其次,个体的肾中精气如同本体论意义上的“道”之用,可促进个体的生长、发育、生殖、长寿,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载“肾气盛,齿更发长”“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肾中精气在人体有“道”之用,是因为肾在整个人体脏腑经络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合于“道”之“德”,肾主水即是以水立象对肾“上善若水几于道”之“德”的概括。具体表现是:肾在五脏中位置最低,“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符合“道”之“处下”“不争”之“德”;“少阴者盛水也”,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有如鱼纹盆最大限度盛水一样之功能^[1],说明肾有“容下”之德;肾主冬藏,五行属水,水曰润下,对应肾藏精而利五脏的生理功能,具“柔顺”之“德”;“肾者牝脏也”,心身清静而不劳,肾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盛水”“癸主水土平”功能^[1],故肾有“守静”之“德”。

2 黄老“刑德”与《黄帝内经》“藏德”

2.1 “天地之大德曰生”与“上德不德” “德”谓天地之生生不息,这在先秦几乎是共识。如《庄子·天地》曰:“物得以生谓之德”,《易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也有类似的见解:“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里的天不言类似于《道德经》“道”的不可言说,提示不言的天道是通过四时变化来实现“百物生焉”之“生生”之德。《黄帝内经》也有同样的认知:“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天地间的四时变化就是使万物得以呈现的“道”之“德”,故又说:“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四时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不同,但都是“德”呈现万物的方式,是“德”生万物的不同阶段。故《道德经》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意思是说,上德之德不自持生生之谓

德,恪守着形式上的德是“下德”,因此“德”不仅仅指春生之单一形式。

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黄老学派则进一步用“刑德相辅”理论来阐释《道德经》之“上德”,如《管子·四时》曰:“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汉墓帛书《黄帝四经·十大经》则曰:“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又曰:“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乃成。”说明可以通过“生”的反面“刑”之“杀”来体现“德”,这也反映了《道德经》“反者道之动”“长短相形”等相反相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2.2 “刑德相辅”与“藏德不止” 《黄帝内经》属黄老学派,虽未沿用刑德相辅之语,但提出了“藏德”的观念,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天气清静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唐代王冰认为,“藏德”与孔子的天不言义同,这提示当从“德”之四时变化角度理解“藏德”之义。而对比一下黄老学派“刑德相辅”理论,不难看出“藏德”即用“刑”之义。

《鹖冠子·夜行》曰:“月刑也,日德也。”月有亏缺之意,引申其意为“刑”,日有生人、生物之功,引申其性为“德”,故黄老道家常用日月相辅成明比喻刑德相辅而生。《黄帝四经·十大经》曰:“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这恰与“天气清静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之义相当;而《黄帝内经》在“藏德不止,故不下也”之后说“天明则日月不明”,这正是《黄帝四经·十大经》在“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之后的“望失其当”之旨。《黄帝四经》接着说:“望失其当”则“环视其殃”,《管子·四时》则曰:“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而《黄帝内经》则描述了天不“藏德”造成灾殃的具体体现:“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恶气不发,风雨不节,白露不下,则菀槁不荣。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因此,《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的“藏德”就是黄老学派的用“刑”。

3 《道德经》“为雌”“守雌”与《黄帝内经》“二阴为雌”

3.1 “为天下溪”与“太溪” 《道德经》曰:“天门开阖,能为雌乎?”“为雌”是指保持安静、柔顺的状态,如河上公注曰:“治身当如雌牝,安静柔弱”。肾主水、五行属水,有“道”之“不争”“柔顺”“守静”之

“德”,也就有“为雌”之“德”,故《素问·阴阳类论》曰:“二阴为雌。”

《道德经》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王弼注曰:“雄,先之属。雌,后之属也。知为天下之先者必后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溪不求物,而物自归之。”“溪”,地势低洼,水之归趋,这是以溪立象来描述道“不争”“处下”之“守雌”之德。肾位最低有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少阴者盛水也”功能,具“守雌”“为天下溪”之德。故肾经原穴“太溪”穴之命名当取义于此,即此经穴有调节肾“守雌”之德一样的功能。

3.2 “二阴为雌”与“藏德” “雌”有不争、安静义,与之相对的“雄”便有不争、健运义,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清静”“藏德”与“光明”“不止”之对待便可与“雌雄”互换。如《史记·历书》曰:“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若用“清静”与“光明”“藏德”与“不止”或“刑德”替换《史记》文中的“幽明”“雌雄”,则其与前文所举《黄帝四经》《管子》《鹖冠子》之“刑德相辅”引文及《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之“藏德不止”引文语义几乎雷同。

前文已述“藏德”就是秋冬用“刑”,《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将“清静”与“光明”“藏德”与“不止”相对而言,说明秋冬“藏德”、用“刑”即有“清静(静)”义。通过“清静”“藏德”之“雌”与“光明”“不止”之“雄”的对比,说明了生命是运动的,但必须动静相宜才能成形且长久。故春规之圆动,必须辅以秋之容平与安静,春夏生长之气才能肃敛为秋冬果实种子之形质,无形的“道”才能呈现出有形之万物。“清静”“藏德”即是“为雌”“守雌”,若七月入秋仍“为雄”“守雄”,则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言会出现“上应”八月的“白露不下”,造成万物“未央绝灭”。因此,《素问·脉解》以秋七月配少阴亦与“二阴为雌”之说义同。

4 天文历法之“雄以知雌”与《黄帝内经》之“雌雄”

4.1 “阳明者午也”功能统领全身气血左旋 “刑德”与“雌雄”发生联系常见于汉代典籍。“雄”是日月星辰的昼日视运动,能为人们直接观测,由北斗斗柄阳建统帅,左旋顺行十二地支,为阳,是地球自转的结果。“雌”与日月五星的周年视运动方向一致,

不能直接观测到,由太阳周年视运动所在位置之前的假想天体北斗阴建统帅,右旋逆十二地支方向而行,与地球和五星公转方向相合。《淮南子·天文训》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雄以知雌。”四时“刑德”是北斗统领的天体之雌、雄顺逆交错运行的结果。右旋的“雌”不可见,但可以通过观察左转的“雄”,即北斗斗柄所指地平十二地支方位,来确定“雌”的位置,进而确定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以判断出四时节气,故曰:“雄以知雌”。此前的研究表明,《黄帝内经》提到的“雌雄”一词,是指经气沿左右经脉、脏腑不同走向而呈现出来的左、右旋运动,且人体脏腑经脉系统左旋的“雄”与右转的“雌”可与天体的“雌雄”运行相参^[4]。

足阳明经“阳明者午也”功能上应北极中宫“太乙”“天枢”,下与地中相参^[5]。而北极中宫又叫“紫宫”,《淮南子·天文训》曰:“紫宫者,太乙之居也……紫宫执斗而左旋,日行1度以周于天”,这是强调“北斗是被太乙把持着”“太乙乘着帝车北斗巡行四方”^[6]。《开元占经》引《黄帝占》也说:“北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分别阴阳,建于四时,均立五行,移应节度,定诸纲纪,太乙之事也。”因此,与北极中宫相参的阳明经必然也如同“紫宫执斗而左旋”一样,对人体脏腑经脉系统之气血起着统领作用。在生理上对应脾胃从饮食中化生的营卫二气对人体脏腑经脉气血运行的引领作用,故《素问·热论》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这从《灵枢·卫气行》《灵枢·五十营》中对营卫二气与太阳周日视运动顺行二十八宿相参的论述中也可以证明,此处不再赘述。

4.2 “卫气夜行于阴”与“七曜纬虚”相参 斗柄与二十八宿附于天球不动,随天左旋,且是日常可直接观测的,故为“经”;五星的右旋运行难以直接观测,反常于“经”,故右旋的五星在古代称作“五纬”^[6]。日、月、五星合称七曜,《黄帝内经》则将日月五星右旋黄道称作“七曜纬虚”,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而北斗斗柄左旋为雄、为阳,加上斗柄的两颗隐星,又称九星,在运气学说中,斗柄左旋所指地平十二地支化生三阴三阳六气;日月五星右旋为雌、为阴,在运气学说中,十天干化生的五运与五星相合。故《素问·天元纪大论》曰:“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即是说:三阴三阳六气由“九星悬朗”左旋产生,五运为“七曜纬虚”右行所化。

卫气昼行于阳,阳指体表三阴三阳六经系统,三阴三阳六经通于三阴三阳六气,而三阴三阳六气乃斗柄左旋所化,故卫气昼行于阳必与“九星悬朗”相参,而“九星悬朗”为左旋,故卫气昼行于阳也当为左旋,这在生理功能上对应与“紫宫执斗而左旋”相参的“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功能对营卫二气运行的影响。

卫气夜行于阴,阴指内里五脏,五脏对应五星、五运,五运为“七曜纬虚”右行所化,故卫气夜行五脏必合于“七曜纬虚”,而“七曜纬虚”为右旋,因此卫气夜行于阴也当为右旋。这在《灵枢·卫气行》的论述中也可窥见一斑:“阳尽于阴,阴受气矣。其始入于阴,常从足少阴注于肾,肾注于心,心注于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复注于肾为周。”这里描述的卫气行于阴之五脏系统时,并不是按四时五行五脏之相生次序左旋顺行,而是按四时五行五脏相克方式逆行,故这当是卫气夜行于五脏而右旋的表达。如此来看,卫气行于阳、行于阴之阴阳之划分,还当包括左旋为阳,右旋为阴,即“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之阴阳划分。只不过是这样的划分也正好符合昼阳夜阴的阴阳观,所以它左右旋的本质被掩盖了。

4.3 “二阴为雌”功能统领全身气血右旋 按《灵枢·卫气行》的论述,卫气“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脏”是依靠“常从足少阴注于肾……复注于肾为周”的,故可以说足少阴经有引领卫气右旋运行五脏系统的功能。以此推断,这种功能进而可影响全身气血的右旋运行,因此《素问·阴阳类论》说的“二阴为雌”的完整涵义当包括这点。

“二阴为雌”功能作为人体脏腑经脉系统气血右旋运行的牵引力,特别是夜间牵引卫气逆行的功能,可使人体“昼精而夜瞑”,有助于“化水谷、坚肾精、怡神志”,进而使足阳明经通降功能正常,故敦煌遗书残卷《明堂五脏论》谓:“肾者,引也,为言引水谷和利精神^[1]。”而与“紫宫执斗而左旋”以定四时功用相参的足阳明胃经之“雄”一样的左旋气血功能,可使人体营卫气血与四时阳气浮沉相应。反映在四时脉象上,医者一方面可通过察四时脉象的太过与不及来判断出人体生理功能有“胃气”,进而知道有“神气”。有“胃气”“神气”便是“肾者,引也,为言引水谷和利精神”功能正常;另一方面,四时脉象无太过与不及也就意味着无“真脏脉见”,无“真脏脉见”便是少阴“藏德”功能正常之体现,而少阴“藏德”功能也是“二阴为雌”功能的体现,这种以胃气揆度足少阴肾经“二阴为雌”功能便是人体的

“雄以知雌”。然追本溯源，揆度的是肾的“癸主水土平”功能是否正常，故彩陶盆口沿“癸”字符号“癸主水土平”寓意为之滥觞。

5 老庄之“精”与《黄帝内经》肾藏精

5.1 精为形之本 精的本义是“择米”，引申义有专一义，精粹义。其精粹义，与形之粗略对。《道德经》即是把精与形相对的，认为有形之物生于无形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形的“道”不是虚无，而是实体的存在，“道之为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故无形的“道”之精是万物成“形”的根本。《庄子》也持此观点，《庄子·知北游》曰：“至精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同时《庄子》更清晰地指出，精是纯粹至极的微小之实体，如《庄子·秋水》曰：“夫精，小之微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即形粗而可见，精微而无形。故钱穆先生指出，《庄子》“凡言形、精，皆分指气之精粗”^[7]。

5.2 精与形一气相连，动则俱动 《黄帝内经》承袭老庄道家思想，进一步阐发了形与精的关系，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夫变化之为用也，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无形之“精”动如天上七曜，是根本，地上有“形”之物如随光之影而流化迁变。故黄元御《素问悬解》曰：“言天之七曜，乃五行之精，地之五形，乃七曜之形，七曜固动于上，五行亦动于下，无有不动者也。”

形与精的这种根本与枝叶的关系，正如《庄子》以气之粗细分指一样，是以气为纽带而相互贯通的，明代学者章潢指出：“天，气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不得不散而为气，气不得不聚而成形，星辰者地之精气上发于天者也^[8]。”人体的精、形亦与天地相参，精藏于内如“七曜纬虚”，而形见于外如“五行丽地”，两者也是通过气的升降出入贯通的，故黄元御曰：“形为根之枝叶，精为形之根本，一气相连，动则俱动。”马蒔则曰：“运于内，在天则七曜纬虚，而列应天之精气；运于外，其形类与精气之相随运动，犹根本之与枝叶同乎一气而不殊。”

根本与枝叶、精与形通过气可以交通，所以《黄帝内经》认为根本可影响枝叶，枝叶也可影响根本，不仅“天气下为雨”而影响地上有形，地上有形之物也可“地气上为云”影响天上无形之“精”，如枝叶可返还精气收藏于根本一样。

5.3 “七月少阴申”与金水相生 《道德经》书中的

“精”字，指“精气”。钱穆先生指出：“此种精气，则乃指人之最先所稟受于大化者，故又谓之德也^[7]。”这与《黄帝内经》所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之义完全一致。故肾“藏精”与“藏德”义相同，德藏则秋刑见，由于先秦文献中“形”与“刑”义同，故“藏德”即精藏于内而形现于外。

人体之精与天上七曜相参，而七曜中的五星与五脏相参，故人体之精以五脏所藏之精为主。然肾为封藏之本，“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之藏精是以肾藏精功能为生理基础的。前文已述，七月是万物成形的季节，按四时五脏阴阳当与肺主肃降、主皮毛功能相配属。但由于“形本生于精”“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即万物外在的成形（有形）本于万物内在之精气（道之德），因此人体之成形亦当本于肾之精。不难看出，《素问·脉解》以七月申与少阴配属，是基于肾藏精于内而形成于外功能的，而这种功能是“三阳主表”、肺主皮毛、人体形体长成、形体耳聪目明等功能正常发挥以及形体全生避害、长生久视之根本。同时，精盛则生形的同时，形成亦能如枝叶返还营养于根本一样而促进精气之收藏，以为应时而化形之资粮，因此七月申金与少阴肾水相配也是基于金水相生理论的。

5.4 心不清静则精竭而形弊 精盛形成皆有赖于心神清静的维护，如《庄子·达生》曰：“弃世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即心神恬淡虚静则形精两全，反之，人不虚静则精竭而形弊。如《庄子·刻意》曰：“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黄帝内经》亦有此义，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心神清静则肾之“癸主水土平”功能正常，肾精藏而形体固，反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

前文已述，七月用“刑”藏德即有“清静（静）”义，而“申”通“神”^[1]，故《素问·脉解》以七月申与少阴配也是基于心神清静则肾精愈加充盛而形体愈加坚固这一系列生理互动的，然心神清静对精与形的维护也是以气为纽带完成的，这个“气”即下文阐释的“真气”。

6 老庄之“真”与《黄帝内经》之“真气”

6.1 “恬憺”才能“真” 《道德经》曰：“道之为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道”的思想，更重视“真”。庄子用“真”来描述人

的喜悦哀乐等各种自然朴实之情感,这种自然情感也接近于“无为”的“道”。要保持这种“真”,庄子提倡要过虚静、恬淡的生活,以顺应天地自然,如《庄子·天道》曰:“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

恬淡就是心神的虚静专一,钱穆先生指出:“此种心知境界,分析言之,不外曰‘虚’,曰‘静’,曰‘壹’^[7]。”虚静专一才能合于“天德。”如《庄子·刻意》曰:“虚无恬淡,乃合天德”“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虚静合于“天德”则邪气不能侵袭,“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故虚静、恬淡、专一是道家的养生原则:“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这与《黄帝内经》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之义别无二致。而“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之义对应人体生理功能,即虚静则肾的“癸主水土平”功能发挥,而肾的“为固”功能得以保障,故“病安从来”,因此肾的主癸、主水功能是道之“恬淡虚无”之德在人体的体现。

6.2 合于四时之自然才是“真” 《庄子·刻意》曰:“一之精通,合于天伦。”郭象注:“精者,物之真也。”钱穆先生指出:“《道德经》书中精字,即相当于《庄子》之真字^[7]。”“真”与“精”同,亦符合《道德经》道之为物“其精甚真”的观点。故同为道家学说的《黄帝内经》所言“真气从之”的“真气”首先是基于精气的。

道家强调人心的恬淡虚静并非要否定人的情感,而是说人的各种情感,无论是喜是怒都应像天地四季变化那样自然。庄子笔下的至人、真人、神人的共同特征就是与天地万物共同运化,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9]。故《庄子》“虚无恬淡,乃合天德”之“天德”是指四时之自然。因此,《黄帝内经》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之真气当指合于四时自然之精气。

《庄子·渔父》曰:“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与之类似,《灵枢·刺节真邪》则云:“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这里说的“真气”即是基于精气的。“所受于天”一方面是指真气来自于先天的肾中精气 and 后天得之于天的呼吸清气,另一方面还指以上两气与水谷之精气相结合后必须与天地四时共同运化、融为一体,即《素问·经脉别论》说的:“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

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6.3 “真气”即合于四时五脏阴阳之经气 《素问·离合真邪论》曰:“真气者,经气也。”先天肾精作用于呼吸之清气及外来的进入人体的饮食物所化精气注于经脉成为经气,需“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才能成为真气。而经气“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是通过类似于“揆之以日”的肾的“癸主水土平”功能及胆或足少阳胆经“一阳为游部”“一阳为纪”功能来实现的,所以才说“揆度以为常也”,而肾之“癸主水土平”的作用是胆及足少阳胆经“揆”的作用的前提^[1]。

心神虚无恬淡则静,静则肾中精气化生,肾之“癸主水土平”的作用、“少阴为雌”功能正常发挥,人体之气才会顺应天道四时自然而成为真气,即“地平天成”。然追根溯源,彩陶盆口沿“癸”字符号与“甲”字符号之寓意为《黄帝内经》真气理论之源头。

7 神仙家“筑基”与维脉“筑宾”

7.1 “为宾”以“调息” 《道德经》强调“无为”,认为守“雌”“柔”是最高的“德”,也就是“守道”。“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宾,宾服、服从之义,万物宾服于守“雌”“柔”者。黄老学派的政治家用之指导治国,君为主而臣为宾,然君王要想天下宾服,就要“为雌”而礼贤下士。如《鹖冠子》曰:“君为礼贤之主,则待君所礼之贤才为宾。”同属黄老学派的神仙家将“为雌”“守雌”之说称作“为宾”即源于此。

“为雌”与“争雄”相对,“为宾”与“为主”相对。古人认为养生重在修心,强调要保持柔顺的“为雌”“为宾”之清静心,忌“争雄”“为主”之躁心。“为雌”“为宾”是立足点,目标在于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从而实现“万物将自宾”。如《悟真篇》将修心以养生之戒慎恐惧比作临敌用兵:“用将须分左右军,饶他为主我为宾”,翁葆光注曰:“饶他为主我为宾者,主为阳而雄,好争也;宾为阴而雌,好静也。”修心养生要保持柔顺的“为雌”“为宾”之清静心与《黄帝内经》所云“阳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义同,心静则真气不被扰动而发挥其固护肌表、待机祛邪外出之能动。

心君“为宾”之目标是恭迎有“长生久视”功用的“贤臣”真气来“自宾”,如陆西星注《参同契·上下有无章》曰:“以我虚无之体,慎密以伺之,恭己以迎之,正欲得其神妙之德。”故神仙家强调“为宾”与

《黄帝内经》说的“恬惔虚无”“精神内守”同义。而从“为宾”到“真气从之”之“自宾”，还有个中间环节叫“调息”。如李涵虚在《道窍谈》中讲：“凝神之际，务要与息相依，毋以神逐息，毋以神运息……任其天然，随其自然。”即心神要“恬惔虚无”而随顺呼吸，忌以意念引导呼吸。

7.2 “调息”以“筑基” 神仙家调息达到的就是《黄帝内经》描述的“呼吸微徐”的状态^[10]，如《灵枢·天年》曰：“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呼吸微徐，气以度行”之“度”即《素问·经脉别论》所述：“合于四时五脏阴阳”之度，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之“常”即《素问·经脉别论》所述：“合于四时五脏阴阳”之后的“揆度以为常也。”上文已述，此时人体产生的便是在先天肾精作用下呼吸之清气与饮食所化精气“合于四时五脏阴阳”的真气，真气发挥其“卫外而为固”的作用则形体“故能长久”，如贤臣辅佐君主使国家长治久安一般。

前文已述，精与形如天与地、根本之与枝叶的关系是通过气来交通的，而心神调节精与形的交通便是通过“调息”后“真气从之”来实现的，心神之所以为君主当指心神有主动“为宾”“调息”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促进了客观的精与形通过真气的交通。

神仙家将心君“为宾”后“为臣”的真气布散于形体而“阳气固”的状态喻作“筑城”，如朱元育注《周易参同契》曰：“精气为臣，严立隄防，前后左右，遏绝奸邪，岂非《参同契》‘情主处外，筑为城郭。’”调息是真气从之的根基，所以神仙家也称调息为筑基，即筑城郭先筑基石。

7.3 筑基与筑宾 呼吸是由肺所主，而“呼吸微徐”之息调状态是“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综合作用的结果，即心神“为宾”，肾之“癸主水土平”、足少阴经“二阴为雌”、少阴藏德用刑功能正常发挥，人体便会进入调息状态，真气才会产生。因此，《素问·脉解》以秋七月申与少阴配，也在说明肺金主气司呼吸功能正常，是在肾之“癸主水土平”、足少阴经“二阴为雌”等功能参与下完成的。

神仙家所筑的“基”是“真气从之”之基，而前文已述真气“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是以肾之“癸主水土平”的作用、足少阴经“少阴为雌”功能正常发挥为“基”的。因此，足少阴肾经有“筑宾”一穴，其命名当取其义。“筑”指此经穴可调节肾之如筑城郭之基石一样作用的“癸主水土平”、足少阴经“少阴为雌”功能；“宾”指在“筑”的基础上真气如贤臣“宾从”君主治理国家以长治久安一般发挥其护卫形体

之功能。

7.4 地维与阴维脉发于筑宾穴 维本指盖天说中固定、维护天盖之四条纲绳，四条纲绳系缚天地之处叫四维，有天维与地维之区别。地维是指维护天盖的四条大绳系于地平四角之方位，《淮南子·天文训》说的“帝张四维，运之以斗”之“四维”即指地维^[11]，意为北极帝星太乙张开地平四维，通过斗枢的运转，以斗柄所指地平十二支方位之十二辰来确定四时月份。斗柄所指地平四维对应丑、辰、未、戌四季月，四季月“各以十八日寄治”归于中央土，才能把一年360日按每季节72日平衡分配于四时五行中。因此“四维”便有收集一个季节中72日以外18日余头之作用，以平衡四时五行天数合于一岁360日法^[5]。

人面鱼纹彩陶盆“癸”之符号在四维，其寓意与“癸”之测平作用是“甲”之“天成”作用的基础相应^[1]，故“四维”维护斗建四时十二月是以“癸”的测平作用为基础的。若以阴维脉溢蓄不能环流灌溉诸阴经之气血以维系诸阴经气血合于四时五行阴阳的作用，与地平四维收集一季中72日以外18日余头以平衡四时五行天数合于一岁360日法作用相参，则阴维脉发于足少阴经筑宾穴恰好说明，阴维脉的溢蓄不能环流灌溉诸阴经之气血以维系诸阴经气血合于四时五行阴阳作用，是以肾“癸主水土平”而“为固”的生理功能为基础的。

7.5 天维与阳维脉发于金门穴 与地平四正、四维、十二辰相仿，天上也有四正、四维、十二次，是用来标定太阳所在二十八星宿位置以确定四时二十四节气的。因此，“必须在天球上确定一个起始点，从而把天正、天维在恒星背景上固定下来，这个起始点就是冬至点，即冬至时刻的太阳位置”^[12]。以冬至点为起始点，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太阳所在星宿位置为天正，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太阳所在位置为天维。因此，冬至太阳所在星宿位置的确定是天维发挥其维护、固定天盖作用的基点。

战国时期，作为天维发挥作用的基点冬至太阳所在星宿是牵牛初度^[12]，牵牛星又被称作“关梁”。如《观象玩占·卷十一》曰：“牛六星牵牛一曰天鼓，木星也，亦曰天关，为关梁”，《灵台秘苑·卷二》曰：“牵牛六星为天关梁”，甘德曰：“牵牛上二星主道路，次南星主关梁^[6]。”而足太阳经金门穴恰恰在《针灸甲乙经》中也称作“关梁”，故金门穴功能可能是与天维的基点冬至点的牵牛初度相参的。

既往研究证实：足太阳经“三阳为经”“太阳寒水”功能与冬至时节相参，寓意足太阳经“三阳主

表”功能所主之表有如冬至为太阳光线能照射到天际的最远端之时节一样,是人体阳气所能达到的最外端(远端),也是人体抗御阴寒外邪的第一道防线^[13]。故“三阳为经”的“经”可做边境、边关之义^[10],《汉书·蒯通传》曰:“边城之地,必将婴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因此,足太阳经“金门”穴之命名,当指该经穴可发挥与冬至时节相参的足太阳经“三阳为经”“太阳寒水”固若金汤之边关门户般的抵御外邪作用。

若以“天维”与人体的阳维脉相参,阳维脉发于足太阳经的金门穴,恰好寓意天维的固定天盖作用是以冬至太阳所在星宿位置的确定为基础的,即阳维脉是以足太阳经与冬至相参的感“天寒衣薄”而为“溺与气”的“三阳为经”“太阳寒水”“太阳主表”功能为基础,来发挥其溢蓄不能环流灌溉诸阳经之气血以维系诸阳经气血合于四时五行阴阳作用的。

7.6 “为宾”与“阴维为病,苦心痛” 心神恬淡虚无,则真气从之而形体可长生久视。然《庄子》又认为有此形体才有心神,如《庄子·天地》曰:“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钱穆指出:“寻此条之义,神者,即指人之心知,乃物生成形以后始有……就大自然之演化进程言,必先有精,乃后见有神,亦可知矣^[7]。”

心为君主之官,心神有主动“为宾”而“调息”的能动性。其能动性促进了客观的精与形通过真气的交通,合于四时的真气才可能“宾从”君主而卫护形体,形体坚固又可“形体保神”而守护心神“清静”。人体进入形神合一、“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之良性循环状态,这在神仙家则称为“宾主互参,君臣道合”。

维脉的溢蓄不能环流灌溉诸经之气血以维系诸经气血合于四时五行阴阳作用,可以使经脉之气固守形体而不被外邪侵袭,其实就是“合于四时五脏阴阳”的真气的作用。形体坚固则心神亦自安,因此,以肾之“癸主水土平”功能为基础的维脉,在病症上除有由于心肾不交、真气不从导致维脉功能异常而形不固的形体表征外,还会出现因维脉功能异常形不固所致的心不安的心神病与心痛症,如《难经·二十九难》曰:“阳维维于阳,阴维维于阴,阴阳不能自相维,则怅然失志,溶溶不能自收持”“阳维为病苦寒热,阴维为病苦心痛。”这种情况便是人体“为宾”功能失常,形与神不能“宾主互参,君臣道

合”所致,因此可调治维脉功能的基点筑宾穴,使人体恢复“形与神俱”的正常状态。

8 结语

总之,《黄帝内经》等对维脉发于足太阳经金门穴、足少阴经筑宾穴这一生理现象的认识,与老庄“道德”学说有关,也是基于“癸主水土平”后的“地平天成”这一天文历法理论的,这与人面鱼纹彩陶盆口沿“米”字状纹在四维处之寓意存在着渊源关系。

参考文献:

[1]李建宇.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寓意与足少阴经功能相关理论渊源初探[J]. 中医学报,2024,39(2):242-248.

[2]李建宇,宋雪艾,蔡昱,等.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寓意与足太阳经功能相关理论渊源初探[J]. 中医学报,2018,33(3):405-410.

[3]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2020:12.

[4]李建宇,史文丽,刘士敬. 《黄帝内经》“雌雄”理论探源[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34(4):345-347.

[5]李建宇,刘冰,刘飞飞,等. 《素问·脉解》篇“阳明者午也”渊源考释[J]. 中医学报,2017,32(1):49-54.

[6]卢央. 中国古代星占学[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35-183.

[7]钱穆. 庄老通辨[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141-168.

[8]班大为. 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M]. 徐凤先,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88.

[9]王凯. 论海德格尔的澄明之境与庄子的性命之情[J].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5.

[10]李建宇,宋雪艾,王仲霞,等.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寓意与足太阳经功能相关理论渊源再探[J]. 中医学报,2018,33(11):2127-2132.

[11]冯时. 中国天文考古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8.

[12]武家璧. 曾侯乙墓漆书“日辰于维”天象考[J]. 江汉考古,2010(3):90-99.

[13]李建宇,蔡昱,宋雪艾.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寓意与足太阳经功能相关理论渊源三探[J]. 中医学报,2019,34(10):2042-2048.

收稿日期:2024-04-25

作者简介:李建宇(1971-),男,河北尚义人,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黄帝内经》基本理论起源研究及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临床研究。

编辑:孙铮